

中兽医針灸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編

內容提要

本書分總論、穴位、治療三篇。首先介紹了針灸療法的起源及其發展、中獸針灸治療的獨特長處以及中獸醫學的基本理論，諸如陰陽五行、臟腑、營衛氣血、經絡等學說；其次談到中獸針灸術的概念，諸如針灸術的定義、使用和操作方法、手法、禁忌、注意事項；最後是有關馬、牛、豬、駱駝的穴位、針灸治療法則及馬病、牛病、豬病、駱駝病的針灸治療，等等。

本書完全是以中獸醫的理論體系編寫的，很多著名的中獸醫參加了本書的編寫和審查工作，書中對針灸穴位的確定極為重視，並附有“家畜針灸穴位簡易局部解剖”附錄，這對於學習針灸學提供了便利條件。可供各地中西獸醫、中獸醫訓練班學員、農學院校師生作為教科書和參考資料。

中 獸 醫 針 灸 學

中國農業科學院
中獸醫研究所編

*

農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9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農業雜誌社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7/16 印張·精裝本環漢 4 頁·167,000 字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膠裝紙精裝本 0,001—1,000 定價 精裝本(9) 2.05 元
膠裝紙平裝本 0,001—14,400 定價 平裝本(9) 0.90 元

統一書號：16144·79 59·9·京製

序

針灸學是祖國獸醫學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我國勞動人民千百年來和家畜疾病作鬥爭所創造的科學技術，具有悠久的歷史。相傳春秋西秦的伯樂將軍，即通曉馬的明堂針穴，巧治疾病。文獻可考的，則始於西漢（公元前209—206年）列仙傳馬師皇篇中針治獸病的記載，故針灸術的應用，至少是在二千一百餘年以前。南宋（公元1135年）刊印“新刊校正司牧安驥集”，著載針烙之學數篇，且有六陽六陰之圖，並初步提出了對針灸的理性認識。明代喻氏兄弟總結了歷代獸醫學的經驗，撰為“元亨疔馬集”，進一步論述和記載了馬牛的針灸學術，而為後輩學習的寶鑑。近三百五十餘年以來，雖因受封建王朝和反動統治的摧殘，祖國獸醫學未能得到應有的發揚，然而針灸術則一直通行於全國，防治家畜疾病，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它是民間獸醫所積累的豐富的治疗經驗，也是祖國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1959年1月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中西獸醫會議，學習了“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認識到整理和編寫一套中獸醫學的書籍，以繼承祖國獸醫醫學遺產，總結廣大民間獸醫的豐富經驗的重要性。3月即在北京舉行中獸醫書籍編輯座談會，確定了以中獸醫學學術理論體系為依據和民間獸醫經驗為主體的編寫方針，使之成為祖國獸醫醫學的系統的資料，起到承先啓后的作用。

中兽医针灸学是这套中兽医书籍的一种,在编写审查过程中,認真貫徹执行党对繼承发揚中兽医学遗产的方針政策,团結中西兽医,全面学习,系統整理祖国针灸学遗产,使中兽医针灸学一書成为系統的、完全可靠的資料,供为学习、研究兽医针灸学者的重要参考。

循着这个方針,書内针灸穴位的名称、数目、部位、手法及其适应症和病理名詞等都按兽医古典書籍所载及民間兽医經驗所写,未加入西兽医的科学技术;对于近年闡明针灸学术的现代医学理論以及最近应用科学仪器研究针灸学的初步成果,亦均暫未列入。希望全国中西兽医工作者,把書中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加以积极推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针灸学的内容。我們坚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中西兽医互相团結,互相帮助,密切合作,共同研究,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時間內,在针灸学的理論上、技术上、疗效上都將获得更輝煌的成就,逐步把它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

本書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主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山西省农业建設厅畜牧局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等五个单位助編。于1959年6月集主編、助編专家十四人于兰州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进行集体审編,經一月始克完成。

繼承祖国兽医学遗产,总結民間兽医的經驗,是一件非常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也是一件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因此書中缺点和錯誤,一定不少,并且远远落后于客观需要的要求。我們恳切地希望讀者多多批評和指正,并提供寶貴資料,以便不断修改,不断提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

1959年6月

目 录

序	3
---	---

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针灸发展概况与兽医针灸术的学习	11
第一节 针灸疗法的起源及其发展	11
一、祖国医学针灸疗法的发展概况	12
二、兽医针灸疗法的起源及其发展概况	12
第二节 兽医针灸疗法的独特长处	20
第三节 兽医针灸术的学习	21
第二章 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	25
第一节 阴阳五行	25
一、阴阳	25
二、五行	28
第二节 脏腑	32
第三节 营卫气血	33
第四节 经络	35
第三章 兽医针灸术的概念	40
第一节 针术	40
一、针法的定义	40

二、针治的纲领	40
三、针的种类和附属工具	41
四、针的使用法	48
五、火针火烙操作法	49
六、针法的临症操作	52
七、手法	54
八、针刺的方向、深度、时间	56
九、针刺时兽医与病畜的体位	56
十、刺针时的消毒法	60
十一、针治的禁忌	60
第二节 灸术	61
一、灸法的定义	61
二、灸法的补泻	62
三、灸的种类	62

第二篇 穴 位

第四章 馬的針灸穴位	72
第五章 牛的針灸穴位	113
第六章 豬的針灸穴位	132
第七章 駱駝的針灸穴位	148

第三篇 治 疗

第八章 針灸治療法則	159
第一节 治療的意義	159
第二节 論治必先“辨証”	159
第三节 治療法則	160
第九章 馬病針灸治療	162

第十章 牛病針灸治疗	177
第十一章 猪病針灸治疗	185
第十二章 駱駝病針灸治疗	187

附 录

伯乐針經	193
論馬明堂針灸者何也	198
明堂歌	203
論馬春季放大血者何也	208
家畜針灸穴位簡易局部解剖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36



第一篇 总 論

第一章

針灸发展概况与兽医針灸术的学习

第一节 針灸疗法的起源及其发展

兽医針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家畜疾病作斗争中創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技术，是祖国一部分最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它不但在理論方面有着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且在实际应用上有許多优点，完全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們在党的正确的中兽医政策鼓舞下，为了繼承和发揚祖国兽医学术成就，一定要把針灸疗法这分宝藏更加发揚光大，貢獻給世界兽医学术事业，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針与灸本是两种不同工具的治疗方法，由于两法的經常合并使用，又同属于外治法，所以很早以前，医学家們就把它們合称为“針灸”了。

針灸是根据中医八綱辨証和补虚泻实等基本原则，利用針刺和艾灸的刺激作用，通过經絡、俞穴而促使經絡通暢、气血和調，从而达到祛除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

一、祖国医学针灸疗法的发展概况

我們的祖先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渐地体会到使用针与热刺激皮肤有疗病的效果。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针与灸的工具不断有所改进，人們創造了艾灸和古代的九针（以金屬制造，按其形状分为鑱针、圓针、鍤针、鋒针、铍针、圓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九种），这些早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了詳細的記載。其中“灵樞篇”里面有关针灸的論述如刺、灸、經、俞等約占四分之三，所以后世有称“灵樞”为针經之說。我們可以把“灵樞”看作是总结我国针灸术的第一部著作。战国时期，相傳秦越人（扁鵲）著有“难經”一書，共八十一章，其中有二十七章主要論述經絡、俞穴、刺法等。到了晋朝（公元 215—282 年），皇甫謐著有专门談针灸的“甲乙經”，已很系統和全面地論述了古代针灸的理論知識和技术手法等。这可称为我国第二次总结性的针灸专著。隋唐以后，由于医学的分科有所发展，针灸疗法便成为祖国医学中重要内容之一。公元 1027 年北宋尚药奉御王惟一鑄成针灸銅人，并著有“銅人针灸俞穴图經”，按照十四經絡的分布，画定了全身穴位，对针灸学术的推广，貢獻很大。元代忽泰必烈及滑伯仁（公元 1341 年）著有“金兰循經”及“十四經發揮”两書，对十二經絡和任、督二脉的循行路綫闡述甚詳。現在流傳最广的古代针灸書籍，要算明末楊繼洲編著的“針灸大成”，內容丰富，綜合了明代及其以前的针灸書籍精華，可算是我国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二、兽医针灸疗法的起源及其发展概况

我国兽医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周礼天官”中就有“兽医掌

疗兽病，疗兽瘕”的記載，但兽医針灸术究竟起于何时，因年代久远，除去一些傳述外，尙未发现可供考据和研究的資料，殊难肯定。

我国畜牧业在西周以前就已发达。根据古籍記載，我国較为可信的最早的兽医，应推西周穆王(公元前 947—928 年)时善御者兼事兽医的造父。其后，相傳春秋战国时代秦穆公(公元前 659—621 年)的監軍少宰伯乐(孙阳)，不但善于相馬，且更精通兽医，著有“伯乐針經”一書(其名始見于“欽定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現在一般民間兽医尙依之为行針之据。

东晋时(公元 326—333 年)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書中，



图 1 孙阳象

伯樂鍼經
 大凡行鍼先種穴道去處及針法深淺氣血之法是也
 持鍼左手扶穴未行鍼切忌大雨大風綠風是病也
 陰陽分爭不可行鍼用鍼須依穴道者病深難治也
 為虛入氣為實左轉鍼為滿右轉鍼為瀉後按鍼為中
 鍼為中瀉若偏較一經不如不鍼隔一臺如虛入少
 對病行鍼何愁不痊具穴道如後
 眼脈穴在眼後四指是穴入經二分出血
 下病
 睛脈穴在頰骨下四指是穴入經三分出血
 毒指捺疥癩之病
 骨堂穴在膈骨兩邊是穴入經三分
 切腫滿

图 2. 伯乐針經(明万曆——1573—1619——刻本)

也有用針治馬黑黃汗風的記載。北魏時的著名古農書“齊民要術”（賈思勰著，成書於公元533—544年）卷六養牛馬駟騾第五十六，關於治馬病的各種醫方多提到針灸的辦法，如在“治馬脚生附骨（不治者，入膝節，令馬長跛）方”中，介紹了治附骨的方法，最後並說：“……此法甚良，大勝灸者”；又有“馬灸瘡”一病。由此可以說明，在當時灸法已經廣泛應用。而在“治馬瘙蹄方”中提到：“以刀刺馬蹄叢毛中，使血出，愈。”又方中也說：“以鋸子割所患蹄頭，前正當中，斜割之，令上狹下闊，如鋸齒形。去之，如剪箭括。向深一寸許，刀子摘令血出；色必黑。出五升許，解放，即瘥。”可見放血治病在此時也很受重視。

隋唐時代（公元589—907年），在“隋書經籍志”中，曾有“馬經孔穴圖”一書的記載，此為我國書目中所見最早的關於兽医針灸學的書目。可見兽医針灸術在隋唐時已發展得大有可觀。

唐宋時，在李石等所著的“司牧安驥集”中，不但詳盡敘述了穴位、手法、主治及禁忌等，而且在“黃帝八十一問”中有二十問全是記述疾病的針灸治療方法。如：“四問腎冷者何也？歌曰：腎冷把腰更拖肝，後腳虛腫小蹄攢，外傳腎棚浸兩膊，臥後筋攣脚怠蹇，火針八道海水穴，暖脏溫之四體安。”

宋代王愈編撰的“蕃牧纂驗方”殘集卷八“四時調適之宜”中曾寫道：“……春季放大血，則夏無熱壅之病，……”。可見當時已知使用針刺放血來預防動物的疾病。在“治馬腰背硬、氣把腰背、低頭不得或眼澁腹緊”病中，提出灌“白芍子散”，然後針項，並放胸堂血；在“治馬眼內有青白暈并眼腫、泪出、肝熱”病中，也提出灌服“洗肝散”不退時，針眼脈穴，出血即瘥。這樣針灸與藥治兼收并蓄，不僅加強了療效，也更加豐富了兽医臨症治療的內容。

元代东原卞管勾集注的“痊驥通玄論”一書，在三十九論中“論馬患大肚板腸糞不轉者如何治之”及“論馬眼內渾睛虫”、“馬患阴疮”等篇，多有針灸技术的專論，而在四十六說中，也特別提出“針有补瀉呼吸内外”(行針先以左手按穴，右手持針。刺榮卫时，从榮針其卫，来如动脉，則取白針刺之。凡欲出血則針之，敗血也。);还有，馬有四百八病，“一百一病受針，一百一病受葯，一百一病受烙，一百一病受禁”的記載。

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戶馬制的設立，大批訓練兽医，在兽医圖書方面也整理和編輯出許多完整的書籍。明万历卅二年太仆寺卿楊时乔所編“馬書”，原書卷六內有針刺論，專談行針之术，卷八內“天王置三十六黃病源歌”，有十九黃病均系針葯兼施。祖国兽医經典著作“元亨疗馬集”的出版，總結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丰富經驗，較詳細地記載了馬、牛的針灸术。該書卷二載有伯乐明堂論、明堂歌、針穴、伯乐画烙图歌；卷三載有馬七十二症病形图論歌治法，对每症都葯治、針灸并行；卷五論馬血脉法、东溪曲川問答和論馬明堂針穴，补充了卷二的不足。該書所附“水黄牛經合并大全”卷下，并載有針牛穴法名图。除这些有关理論、适应症以及操作技术等專論以外，在各种疾病治疗当中，也提到用針用灸的方法。由此可見，在明朝，兽医針灸疗法已成为比較完整的治疗方法。当时所积累的丰富經驗，至今仍为广大中兽医所取法遵循。

至清朝时，由于封建統治者歧視兽医，在学术方面沒有进一步发展，并且漸趋于散佚失傳。古代兽医書籍中，比較完整保存下来而广泛流傳于民間的，只有明朝的“元亨疗馬集”一書。其他書籍幸存无几，現在发现的只有“司牧安驥集”、“蕃牧纂驗方”、“痊驥通玄論”、“馬書”等几部，且均殘缺不全。民国以后，尤其是国民党

反動派統治時期，於1929年通過了廢除“舊醫”的提案，對民間獸醫更是卑視和摧殘，任其自生自滅，以達到消滅的目的。這樣更嚴重地阻礙了獸醫針灸術的繼續發展。

由於針灸療法有着卓越的療效，自古以來深為廣大人民所歡迎，儘管反動政權如此歧視摧殘，仍舊廣泛地流傳在民間。不但在农村中有專業的民間獸醫，即一般有經驗的畜主，在針灸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認識，而且有的還會用針。據1956年農業部調查材料，全國16萬餘名民間獸醫，絕大部分都很熟悉針灸術。雖在臨床治療中，往往是藥物和針灸配合兼施，但一般仍是先施針灸而後議方，所謂：“針不離方，方不離針”；“七分針灸，三分用藥”。有的針法，療效非常驚人，真是立竿見影，針到病除。如山西省名獸醫趙茂齋先生對“抽筋把膀迎風症”，在1955年以前每年要治200頭以上。在抽筋時，火針掠草穴、牽腎穴、汗溝穴、仰瓦穴；把膀時，火針掠草穴、牽腎穴、汗溝穴、仰瓦穴、巴山穴、大膀穴、小膀穴；迎風時，則火針掠草和牽腎二穴；並配合一些草藥。其治愈率在95%以上。1956年北京農業大學師生下鄉實習時，曾目睹趙先生治療了二匹冷痛馬，馬匹當牽來時，腹痛翻滾，但經針刺三江穴、帶脈穴、蹄頭穴後，肚痛立止。又據1955年“中國畜牧獸醫雜誌”發表材料，民間獸醫用針灸治療黃牛流行性感冒可立即見效，一般經一次治療即告痊癒。

獸醫針灸療法，在地區上，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是普遍應用；以家畜種類來說，不但對牛、馬等大家畜，就是對豬、羊以至雞、鴨（家禽）也是廣泛應用。如明初的“便民圖纂”有關於治豬病的記載：“割去尾尖，出血即愈”，清“衛濟余編”記載：“鷄鴨鵝瘟，左翅上有黑筋一條，針刺去黑血，以油米飼之”。